

· 弘武 ·

洞悉美韓「警戒王牌」聯合演習的戰略目的

美、韓兩國空軍於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至八日，在南韓舉行聯合演習，儘管這場代號「警戒王牌」(Exercise Vigilante ACE)的實兵演練，名氣不似「紅旗」(Exercise Red Flag)或「環太平洋」(RIMPAC)來的響亮，但卻象徵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態勢，從北韓在二〇一一年積極籌建核武與戰略飛彈以來，持續升溫的跡象；而中共在「十九大」後首度派出使朝代表，企圖緩和半島緊張未果，彷彿未能抵銷川普亞洲行試圖在半島創造新戰略利益的跡象。

雖然位於東北亞的兩韓局勢，表面上看似離臺灣甚遠，但東亞的安全格局在今日卻有牽一髮動全身之效應，對於同樣位於東亞軍事熱區的臺灣民衆，實應以更爲戒慎的態度予以看

待，筆者願就此議題從戰略的宏觀面，藉以推測半島近期可能演變，甚而呼籲我方有識之士及早擬妥相應的國防安全規劃。

一如外電報導，這場「警戒王牌」演習，動員參演戰鬥機數量多達兩百三十餘架，遠超過常態駐韓美國空軍，不到百架編制的四個中隊，除南韓空軍本身預定參演的機隊外，其餘戰備機隊仍由美國太平洋總部，從其他駐防基地調派前來，這當中亦包括短期輪派南韓的美國空中國民兵(Air National Guard)中隊F-16C，以及由阿拉斯加與日本飛往參演的第五代戰鬥機F-22A和F-35A/B，當然也有從二〇一六年夏季起由關島定期飛向半島「巡航」的B-1B戰略轟炸機；參照南韓例年既定的各場美韓聯合演習型態，這場演習因動員新加入的長程戰略投射載具和第五代戰鬥機隊，所以規模堪稱空前。

其次，一如美軍慣用字彙首碼縮寫的文字作業常態，這場演習代號所謂的「王牌」(ACE)原意指的是「敏捷作戰部署」(Agile Combat Employment)，屬於美軍太平洋總部針對駐防亞太航空兵力運用的一種新部署概念。再者，若依美軍動員的演習機種和規模來分析，遠從阿拉斯加

飛來參演的F-22A，與前不久才至日本岩國駐防的陸戰隊F-35B成爲一大亮點，當然也包括原暫派在琉球嘉手納基地，藉此時機一同參演的空軍F-35A，因此，可看出美國太平洋總部不僅如期按計畫展開「戰區安全包套」(Theater Security Package)，對東北亞各座前線機場的增援部署，現更進一步將這些本來駐防在美國本土的戰鬥機中隊，納入演習編制中，以藉此磨練美國空軍的實戰能力，讓各個飛行單位作業標準更能融入實戰化的想定場景之中。

當然，以軍事外交立場而論，美國不外乎想藉著這些新裝備，在朝鮮半島形成絕對的空中優勢，一方面顧及本身外交顏面，在表面上對盟國做出「維護安全與穩定」承諾的樣態，另一方面也便於向國際傳媒交代其一貫的「對北韓施壓」理由。然而，在當年十一月中甫於半島附近完成的「三航艦聯演」，其強度和針對性，亦不低於這場高調上演的空中大秀，如再從實際軍事戰略目的推測，美國想趁北韓「核危機」熱度消退前，另再部署一個航艦戰鬥群至南韓的目的，幾乎已昭然若揭，以便於就近加深防堵中共逐漸增強的軍事力量，何況南韓更鄰近中國大陸的北方重要軍政樞紐

，如能如期部署航艦到南韓這個東亞新「戰略前沿」，對新世紀美國軍事力量繼續存在亞洲的布局，就有更充分的後勤保障能力，對於川普特意敦促南韓加大軍購，串聯美韓聯演的頻率和規模，也就有更加合理化藉口，可謂「項莊舞劍、意在沛公」之舉。

南韓迫於中共的商業壓力，文在寅不得不宣布減少部署「薩德」防空系統的數量；但事實上，對中共真正構成國防壓力的原因，是該系統配套之長程X波段雷達，此型號為AN/TPY-2的空情監視雷達，早於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底就已在日本部署兩套（第一套設置在本州北部青森縣西北的車力村；第二套設置在北九州京都府京丹後市經岬分屯基地），對日本列島向北韓和中國大陸的方向，形成一南一北的全天候鉗制態勢。

這是在二〇一三年三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黑格(Chuck Hagel)公開的部署計畫，在首爾當局如今採取「一中一策」略前，新部署於星州郡的X波段雷達已開始運作，中共鑒於木已成舟的現況，如一味繼續抵制南韓，恐將適得其反，加深「韓美同盟」制中的默契，甚至間接促成「美—日—韓情報共享」的布局，這將形同增加中共處理東北亞事務的棘手程度。



美國第五代戰機—F-22A「猛禽式」戰鬥機（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defense.gov>）。

對美國而言，既然在遠東部署的長程雷達皆已如期到位，那麼當然下一步就是伺機部署第二個航艦戰鬥群至南韓的適合區位，以補充遠在日本橫須賀第七艦隊的海空聯合作戰力量；事實上，從二〇〇九年以來，美國海軍不斷在入冬後，東北亞風高浪大時節，接連和日、韓兩個盟國舉行聯合「航行通過訓練」(PASSEX)，藉著促進海上反恐、海上搜救種種非傳統安全之名目，達到軍事聯防的真正目的，日本海上自衛隊還曾趁機將驅逐艦和P-3C偵潛巡邏機開進菲律賓賓海，突破了原本日本憲法明訂的「專

守防衛」海空區域，這便能看出美國亟欲成就以上推估的企圖，而這種戰略想定，不僅是美國想要加強駐防亞太軍事力量的模擬計畫，也是希望能對軍事實力快速增展的中共構成反制，但成效仍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博弈活動中，尚難論定。

衆所皆知，儘管美國駐防琉球的陸戰隊將大批移防到關島和澳大利亞，第一島鏈的美軍防務看似趨緩，實際上卻藉由現代化智能裝備和有效率的輪防，在東亞的軍事力量不減反增，同時也能藉著更形頻繁的聯合演習，將地緣利益部分轉嫁與盟國分擔，透過昂貴的第五代戰鬥機系統軍售，逐漸讓盟國在未來的二、三十年內都必須將美國因素納入本身的戰略考量，此亦為美國數十年以來經略亞太事務的一貫伎倆。

反觀我國，在各大強權於東亞地緣政治的角逐中，向來以「戰略樞紐」地位自詡，但部分人士以附和美國政治立場為言論出發點，恐罔顧國際政治操作的利益前提，而不小心忽視了檯面下，大國博弈的真正籌碼和資本；因此，對於臺灣周邊的鄰國軍事演習活動與部署，尤其值得讀者謹慎觀察發展與推估相關效應，以免在詭譎的國際利益交換中遭邊緣化。